

儿童文学 阳光书吧

◆
张牧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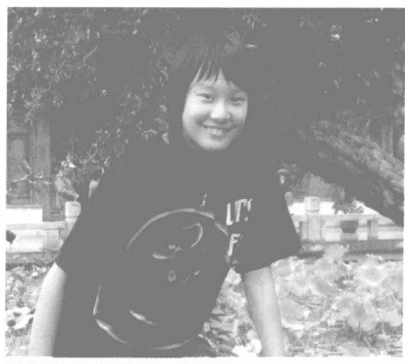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儿童文学》倾力打造
花季才女创意作文

像南瓜,默默成长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像南瓜， 默默成长



张牧笛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像南瓜,默默成长/张牧笛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1

(儿童文学阳光书吧)

ISBN 978-7-5007-9050-1

I. 像... II. 张... III. 儿童文学—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555 号

XIANG NAN GUA MO MO CHENG ZHANG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孙彦 卢慧亮

插图: 丁一一 刘妍妍

著者: 张牧笛

美术编辑: 刘润东

责任编辑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

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插页: 4

印张: 7.125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0 千字

印数: 25000 册

ISBN 978-7-5007-9050-1/I·1112

定价: 15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

飞鸟向左

飞鸟向左。

这是张牧笛的网名。去年夏天，距离中考大约只剩两天，她像一只溜出森林的鸟从天津飞到北京见我。

我走出鲁迅文学院的大门，向左。

张牧笛就站在炽白的阳光下，身边空荡荡的没有一棵树，唯有微笑的表情在阳光下快乐地融化。

有关这一次见面的内容，她写了一篇漂亮的日记，收在新蕾出版社给她出版的日记专辑《夏日终年》里。从字里行间看，我似乎没有让她特别失望，在西蜀老宅酒店谈了两个多小时的青春和写作，讲的话跟研讨会发言差不多。好在我讲话从不欠缺个人性情，所以在她笔下，我的目光总是投在很远的地方，侃侃而谈的镇定中有着一点点让人不放心的激动。

也许谈些什么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拥有一个这样的午后，她见到了用文字感染过自己的朋友，相见的机会曾经不止一次与她擦肩而过，让她不得不在中考前夕顶着骄阳一路烟尘奔向北京。此刻的一切在她的想象里应该已经等待了很久，所以无论内容多么平淡，她的文字和想象都会把这个午后设计得非常完美。

这就是十六岁。

尽管她被媒体誉为90后的代表作家，走过许多我从未去过的地方，出版的作品比我的文字几乎多出一倍，但是许多只属于十六岁的东西依旧不时从我眼前掠过——比如在握手时先伸出左手的兴奋与拘谨，比如用茶匙搅豆花时顽皮的表情，眉尖上一粒汗珠将她的笑容镀得很亮，再比如乌溜溜的眼珠会像火柴头一样，随时会被一句有趣的话点燃……

而这一切和我的过去是多么相似。在这个午后，我其实很想告诉她，在读高二那年，我也曾经逃学去见陆文夫先生。在苏州休学的时候，陆先生写的《美食家》和汪曾祺先生的《受戒》，我是连标点符号都仔细地读过三遍以上，并且在练习本上给陆先生的小说画了好几本插图，以此花销一大把寂寞无聊的时光。我离他住的沧浪区那么近，却从未见过他。离开苏州后不久，从报纸上看到他来武汉开会，住在梅园宾馆。

那一刻我的眼睛也一定像火柴头一样，被这则很短的消息瞬间擦出了亮光。我揣着母亲借来的学费，没有去学校报到，而是跳上了去武昌的班车。找到东湖边已经是下午五点半，向左一百二十米，就是掩映在森森松柏下的梅园宾馆。我不知道陆先生住在哪个房间，也不敢贸然找保安询问，就守在一盏路灯下。我没有太多的奢望，就盼着陆先生散步经过这里，告诉他我喜欢他的小说，再握握那只写过《临窗的街》的手。可是向左的那条路始终悄无声息。日暮时分，一群人从宾馆涌出来，喧笑着向路灯走过来。凭直觉，我知道陆先生就在人群里，手激动得有些抖。

然而最终，没有想象中的问候和握手。人群走近的那一刻，一种奇怪的东西拽住我，让我悄悄地躲到路灯后面……

我没有对牧笛谈起这段往事，因为不愿重复咀嚼年少时的青涩，也不愿捅破她心里这一片行云流水般畅快的时光。

分别的时候，送了她一串丽江的银手链，在我的左手带过很久。

我没有送她，只是叮嘱她寄些作品给我看看。

大约四天后，她寄来了几篇诗歌和散文。李志伟借去看了看，说有点像你的文字风格。

像吗？我说。

像，只是你的文字是黑白的，她的文字是彩色的。

再次读她的文字，又过了一年。

08年的盛夏还没有过去，一场雨突如其来地绵绵铺开，一连几天，牵扯不断。推开窗子，淋漓的雨声似乎消失了，眼前是一片湿润的雾或浮动的烟。梧桐叶沉默着，有湿润的光无声地划过。丁香和芭蕉的花期都渐渐过了，间或发出细微脆弱的声响，一种属于晚秋的声音。

就在这样的时刻，收到张牧笛的作文稿《像南瓜，默默成长》，开篇看到一句：“落日如花，光芒流散。”去年她晒在阳光下的笑容又从眼前一晃而过。忍不住想笑，这样的天气有点像她调皮的表情。

《临窗的日子》、《旋转木马》、《像南瓜，默默成长》……我读得很慢，那些字像无形的水，从我心底弥漫，溢满房间，和窗外的雨织成一片。房间的一切如同被一只手拆回到久远的学生时代，书包从柜子底部跳到了墙上，两张歪斜的试卷回到笔记本下压着，收音机里断续唱着童安格的老歌，一支钢笔在歌声里发怔，让一滴深蓝的墨水坠向无边的空白……

在这样的文字里穿行，我常常有一时的恍惚：这样故事这样的青春情怀我也经历过的，那么我的一部分，我过去的众多日子，似乎眼下正在被一个叫张牧笛的女孩领走，就像我的一段心情沉潜在她桌上的水杯里，我的一个背影正在她诗歌的一个屋檐下伫立。我想走近一点，再近一点——重新嗅嗅那些日子的气息，想牵住那些衣服的褶皱和裙角，想和每一篇文字都拥抱一下，想感受那些沉默的字发出的轻轻的呼吸，想知道它们如何在清晨或深夜来到身边，带给我呼啸着的美好与震颤。

又想起李志伟的话：有点像你的文字风格。只是你的文字是黑白的，她的文字是彩色的。

也许，他是的。同样对年少心事的描摹与雕琢，张牧笛的文字是如夏花的绚丽。在十六岁的时候，拿到她这个年龄所有能够获

得的文学奖和作文奖，出版所有她愿意出版的文字，得到所有她应该获得的掌声，她有足够的天分和努力，也有足够的幸福，在那些如烟的烦恼和寂寞底下，是花开的温馨与芬芳。

相比这些，我的十六岁大概像一张揉皱的白纸。回顾过去的笔调一如水墨画里的槐树，花开时有幽寂的冷。

但无论槐树还是夏花，花开过都是对生命的珍爱，值得祝福，也值得怀想。

天很黑了。到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这一篇，我合上书稿，没有照往常的习惯把读到的那一页折起来。

那一刻，我觉得手里捧的是一个灵动的生命，是一个女孩收集的生命里一片片摇落的花瓣。

雨还在下。我又想起去年和她分别后的那段时间——

我没有送她。若干年前，我也是独自从梅园宾馆的路灯下踏上回家的路。十六岁，眼前的每一条路都知道该怎么走，迷路了也会换个方向走下去，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速度和方向走在路上。

飞鸟向左，张牧笛也踏上了回家的路吧，她的前方有更多色彩缤纷的风景。

而我还站在暮色苍茫的北京街头，回望着自己的少年时光。那一刻，我很想做一盏路灯，守在每个孩子回家的路口……

林彦

2008年9月 于湖北

***** 林彦，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、小说集和散文集多部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辑
总有一种声音让我流泪 |
| 71 | 第二辑
因为生命彼此重叠 |
| 105 | 第三辑
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|
| 181 | 第四辑
一个人的糖果街 |
| 217 | 后记 |

第一辑

总有一种声音让我流泪



临窗的日子

春天再一次从翻开的日历中跑了出来，我也从教室阴暗的角落移到了阳光眷顾的地方，临窗。这里一上午都遍地流苏，金色的光辉像潮水一样涌来，百转千回，明亮的碎片浸润在温暖的空气里，带着簇簇的轻响。

这悄然而至的阳光，仿佛一只猫的脚步，时而含蓄，时而热烈。灰尘也变得新鲜活泼了，在光中翩跹起舞，如同杨花。到了正午，坐在窗前的我，视线总会充盈着一片蓝得透明，却又得分出层次的天。我惊异于它的浩渺，它的神奇，它的美丽与高贵。我觉得任何能形容出来的蓝色都配不上天空的圣洁，而那些奶酪般的云块多像是移动的城堡，将寥廓怡然的意趣落在我的胸间。



临窗望去，对面是一面斑驳的老墙。每逢雨天，纷披的雨帘就发出玄虚的声响，墙头，也遮满低湿的阴云。那些挤压着岁月的裂缝，会冒冒失失地生出许多新草，孱弱、孤独。静旷之中似乎有什么隐隐笼过来，像关于忧伤关于命运的诉说。微风撩动雨的琴弦，雨水滴落在青灰色的瓦上，像是时间的敲打，准确无误又富于节奏。它的清脆、和谐丰富着我的听觉和想象，便不由得敛眉凝神，想到魏晋余韵，琴瑟友之，钟鼓乐之……我听到了水的声音，也听到了时间深处，巨大的沉默和喧嚣。

昏暗的雨，很多屋子亮起了灯。黄黄暖暖的光线被水雾挟裹着，生出童话般的意境，美得犹如心跳。倘若思绪也有色彩，我的思绪就刚好与这雨景吻合，浅浅的，淡淡的，安静地低回。而被雨洗过的天空，不知是蓦然敞开了胸怀，还是更加抱紧了自己，就像静物，像烙在心上的痕，有种恍惚的冰凉。相比于色彩和画布的温暖，静物的清寂，更容易使人沉陷。

几棵高大的杨树舒展开紧缩的筋骨，默默地抽芽，不炫耀，不邀宠，自顾自地加深绿意，酝酿情致。刚从冬天迈出的松树，猛增了一批新生的叶片，尖尖的、细细的，像一种冷彻的疼。无论你喜欢不喜欢、接受不接受，它都是这样，永远保持着比站立还要崇高的姿态。而花往往是另一种性情的表达，张扬、讨巧、俗艳，满目含嗔又灼灼其华，掀起一片闹的漾动。

在这方小小的定格的空间里，有时还会涌来大团大团的柳絮或是旋过几只灵巧的燕子，让我怦然心动，生出一些虚幻的念头。时间的暗香，便在这样的风景里，丝丝缕缕地渗开，像心事，也像某种怀旧的格调。看着看着，我竟似呆了，觉得自己才是和春天最亲近的人。

暖暖是坐在我前面的小女生，长着一双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纯澈的眼睛，笑容甜美，性格雀跃，总是蹦着跳着啦啦啦唱着，情绪激昂，满怀理想。她和我一样喜爱临窗的日子，或许比我的喜爱还要多一些。每天中午，她都把一个敞口的水晶瓶放在课桌上，说是要收集阳光。我按捺不住惊奇，问，这个……真的能收集阳光么？暖暖肯定地点头，神情认真而专注。我眯起眼睛，幸福地咬住笔头，拍了拍自己的桌子，告诉她，呐……我就集满一书籍的阳光吧。暖暖笑了，明媚生动的笑映亮我的眼目。我便愈发相信，一花一世界，草木总关情。当你觉得风景是梦时，它便真的是梦了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有时，突如其来的嘈杂也会从敞开的窗户长驱直入，撞击我的耳鼓。汽车尖锐的鸣笛、附近施工的号子、升降机的轰鸣、人声的鼎沸……我一边关窗一边命令自己的听觉过滤掉这些与“美”无缘的噪音。但或许正是喧闹才映衬了寂静的深刻与丰富，当心灵浸润在思想的深处，细细地掂量，还是觉得临窗，是近来种种快事之中的快事。

前任主人忘在书籍的几只纸飞机，让我的生活又多了一项乐趣。在他人跑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我安静地在纸飞机上写一堆自己都不明白的诗句。像这样：“红烛灼灼地燃烧，犹如风韵绽放在你的眉梢”；或者像这样：“无忧的天空抱着无忧的云朵，无忧的云朵下是几只无忧的小鸟，无忧的小鸟背上，坐着一个忧思的我”……我没试过把写满诗句的纸飞机投出窗外，我害怕任何一个不小心的举动会破坏了这份静态的和谐。每天能有几分钟的时间趴在窗台上看天，对我来说，已足够快乐了。

音乐课上，年轻的老师放张韶涵的《欧若拉》给我们听。



我靠在窗边，一耳是流动的旋律，一耳是顽皮的风在树叶上走动的声音。窗外，有限的风景给了我无限的想象。在阔大的抒情里，时光都有了散淡之美，心灵都起了舞意，那些四处游荡的忧郁和困惑，也都被温厚的胸怀深深地体恤了。

再换座位时，我的内心已装进一方蔚蓝的晴空。

旋转木马

它是日新月异的游乐场里不易被人察觉的一角，质朴凝重得像位老者。我不知道，在四周的繁华和喧闹中，它的心情会是怎样的黯然失色。我也不知道，现代时尚所带来的沸腾、煽情和躁动，会不会让它粗陋的生命相形见绌。每当斑驳的光影落在它的身上，它就像一张老唱片，缓慢地转动，沉静中渗透着爱的暗示，淡泊中潜藏着童年的过往。

想起它总觉得那么遥远，或许因为，旋转木马原本就起源于欧洲的古典游戏。它的富丽堂皇、流光溢彩，都来自一个古老的世界，来自充满神秘色彩和魔幻特质的国土。

孩子们来了，又去了，旋着鼓点般的步子，每一步，都好似音符。他们单纯的、远隔尘世的快乐感染了我，我似乎看见自己的童年，从遥远的迷失地被记忆带了回来，聚积，扩展，冲天而起再四处飞散。时光的沙漏瞬间倒转，年少时的梦幻如箭，穿越浩瀚的时空，变成情绪弥漫在内心的某个角落。

想想自己也曾经，像眼前的这些孩子一样，兴奋地骑在木马上，带着天真，带着期待，追逐着前面的背影，追逐着快乐的方向。木马奔跑，又停下；停下，又奔跑。一圈连着一圈，恍若童年的晴日，简简单单，循环往复地逝去。那是个多么短暂又美好的时刻，怀抱自己的小幸福，转得真切，飞得洒脱，无拘无束又充满蓬勃的力量。



想起小时候，骑在马背上的自己，亦像这些孩子一样快乐，眼神明亮，笑声清脆，紧紧揽住马的脖子，骄傲地环顾四周，像真正的骑士那样把下巴高高地扬起，应和着跌宕起伏的音波，奔驰在梦想的旷野。木马驮着我在旋转大道上转呵转呵，转呵转呵，音乐要么舒缓，要么铿锵，与美妙的年龄交相辉映。旋转让我忘却了方向，让起点和终点亲密地重叠在一起。

那个年龄的孩子信仰魔法，妙想联翩。木马是远道来的幸福的使者，他们对此坚信不疑。木马很仁慈，善待每一个亲近它的孩子，不论高低贵贱；木马又很神奇，和它一起去飞，去穿越风、穿越天空、穿越自然，那种感觉，好像拥有了整个的天堂。

那个时候是我心灵最清澈最虔诚的阶段。

音乐停下，马儿也停下。走出旋转大道，成长只在瞬间完成。我再也做不到儿时那么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骛，做不到那么沉浸和陶醉。我的生命开始有了没完没了的烦恼，无休无止的争论，各式各样为确定或不确定的目标而设计的路线，越来越多的快乐被我留在了过去，或者留给了未来。

每次看到自己骑着木马的相片，我都会想，如果童年可以重来，我一定善加利用。我也几次到游乐场去，希望找回旧日的线索。但是，童年的梦被彻底打碎了，那片遥远的，在我心中存放了十几年的缤纷的天地，忽的就没了，没人说得清楚，是它自己抹去了自己，还是我已经长大成人，没了童心，没了感觉。

我的身边，更多的成人匆匆走过，留给木马的是淡漠不屑的眼神。对他们来说，木马是假的，装饰是假的，驰骋是假的，这样的旋转无非是种原地的流浪，是一场幼稚的作秀。即使他们站在旋转大道，也只是为了保护幼小的子女。他们把自己的

快乐嫁接在了孩子的快乐上，这种快乐，俨然已经不纯粹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旋转木马消失了。在我曾经熟悉的位置，只剩下一片空地，潮湿的泥土翻卷着，看上去像大地被掏空了心。在被千万个童年踏过的印辙里，我只寻到了一两个散落的零件，锈迹斑斑。我钟爱的木马不见了，那些明朗、起伏、跳跃，那些光影的交错、汗津津的面庞、激动的呐喊……统统不见了。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。没有人知道，它的整个生命，承受了怎样的孤独，担当了怎样的磨砺，又是用怎样的激情与忍耐，完成了幸福的使命。

我在渐渐地离我爱着的日子远去。同时远去的还有梦想——“痴心妄想拥有神奇的飞天扫帚，载我飞离困境。或是一根仙女的魔法棒，轻轻一点，就可以美梦成真。”我的回忆仍是鲜活的、敏感的、烂漫的，但没有空间足以承担，也找不到延续的方式。

或许成长就是一道没有疤痕的足迹。

但，依旧满怀希望，满怀希望，再回到那个可以为一次旋转而快乐的年代。



浮云

很久以来都想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人生在世，究竟为谁而活？

修罗踏着地狱妖艳的红莲放肆地笑。他是千百年来紧紧抓住“自己”这两个字不肯放手的魔。他依靠杀戮的鲜血见证自己的存在。其实，何为魔？所谓“走火入魔”、“羽化成仙”，人稍不留神便可体验到一种特异的感受。人心与太虚之间，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屏障。大喜大悲之时，恐怕每个人都难免生出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闪念。只是，当肉身经历了多重淬炼和喋血，终于拥有了魔的魂魄，却发现，当人最原始质朴的价值体系全部被破坏掉之后，便再也不可能作为人而存在了。

排除异端是人类的本能，但成魔的关键，却偏偏就是这个“异”字。异于常人，异于常理，异于基本的人性和人道，异于这世界的是非准则与善恶标准。然而我又想，什么才是“常”呢？鲁迅先生说，世间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也成了路。中国自古讲究中庸之道、和合之说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人云亦云。所以，大凡悖论，无疑便是极端，是偏颇，是绝对。而人心，常常就是这样被牢牢锁定在无形的炼狱之中，一天天地被塑造，被筑建，被驱策，以致迷失了生命存在的本原。

上帝已经死了，这话尼采早就说过。我摊开修罗死灰似的手掌，“自己”这两个字突然跳出来像扼住死亡一般扼住我的喉

咙。我数日来被情感一丝一丝浸过的言语如血块般迅速凝结，微仰着头，我听见它们清醒的发音：自己。

自己……

我的本能告诉我，又有人要发笑了。笑修罗，笑我，笑我们，以及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。然而现在，我真的迷茫，我们选择怎样的一种方式活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我们平凡，没有花开的灿烂，没有海阔，没有天高，我们活着，每一分钟都在消耗周围的氧气，消耗土地上的种种养殖与种植，却仍无法超世离俗，无法摆脱人格面具的遮蔽。

我突然……有点儿羡慕修罗，羡慕他唯我独尊的生存方式，羡慕他可以只爱自己，无所顾虑。当一个人走出了太多的虚伪，便会不由自主地羡慕起这些昂贵的真实。我便是如此。

我的耳边每天都充斥着诺言、誓言、感言、美言……然而，终究都只是“言”，是上下嘴唇碰一碰就可以吐出的含有内容的空气。讲话，无须劳神费力，无须伤筋动骨，只需要一点点的激情和勇气。正因如此，情感才存在着如此多的欺骗，如此多的伤害，如此多的绝望。不是因为言语虚空，而是因为它们无须代价。

不爱，或者爱的不深也就罢了，只是，不要轻易地为情感制造诸多的色彩和壮烈。所以，许多时候，我都说我不相信风花雪月、海枯石烂。盟约无凭无据就等同于空头支票。有些规则，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与超越的。人类是慷慨也自私的动物，这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形容词，放在人类身上，就变得和谐统一了。人，本就一半天使、一半魔鬼。当然，有些人的慷慨是做出来的，慷慨后心痛懊悔的表情只是美名背后的插曲，不会为人知晓的插曲自然无妨大局。而自私才是人类的本性，是每个有正常思维的